【菩提道上】 釋見享

結緣

「你們是來化緣的？」女子帶著冷默、猜忌的口氣詢問。

「很年輕的尼姑！」男子說完便拉著一把椅子坐下，兩條腿蹺到桌子上，偏著頭、斜著眼看著我們……

寒冷的冬天，外面下著絲絲小雨，佈教期已快告一段落了，早上佈教總會報結束後，決定趁著尚有半天的光景，再與一些信眾們結緣。拿著法會的邀請帖與盦法師騎車便往鹿滿方向馳去。

這是第一次與盦法師出外佈教，平日在寺裡總覺得這位法師熱心且樸質，很能以結緣的心和大眾共修共處，而他這份特質在與信眾相處時，更是自然流露，因此今天所拜訪的幾戶人家，不論陌生或熟悉的都能歡喜地布施。

近午時分，這是最後一家了。

「老菩薩，您好，家裡只有您在嗎？」開門的是一個行動不便的老人。「裡面坐，我兒子、女兒在裡面。」說著用手朝裡面指了一指，開門讓我們進去。順著老人所指的方向望去，隱約看到裡面有一對年輕的男女圍著餐桌吃飯。

「很抱歉，這時候打擾您們。」盦法師說。「沒關係，坐啊！」老人招呼我們一起坐下後，便靜靜地看著我們，不知是陌生，還是其他原因，老人不說半句話，在

陰暗的房中，氣氛頓時顯得沉悶……

「老菩薩平常有念佛嗎？」我刻意找了話題和老人說話以打破沉默，心想：「真是位安靜的老人！」面對她茫然的眼神，盦法師在一旁提醒我拿出念珠教她念佛，這時老人的女兒及兒子來到我們面前。

「你們是來化緣的？」那女子帶著冷默、猜忌的口氣詢問，一雙眼睛不停地打量著我們。「很年輕的尼姑！」男子說完便拉著一把椅子坐下，兩條腿隨便一擱，便將腳蹺在桌子上，偏著頭、斜著眼盯著我們。粗壯、高大的身材，令人猜想他可能做的是粗活的工作。

「正月法會快到了，大師父特地要我們來請您們全家回寺拜佛迎春。我們叫『師父』，『尼姑』是過去傳統的叫法，現在沒有這樣稱呼了。我叫自盦師，『盦』是一個今天的『今』再加上酉時的『酉』……她叫見享師，『享』是分享的『享』……」盦法師熱心地寫在紙上給他們看，這時那位男子也自動把腿放了下來。

「哥，你身上有錢嗎？拿二百塊給她們。」「我那裡有錢？」男子很生氣地回答，甚至把口袋都掏出來讓我們看。「找看看嘛！我看她們也蠻可憐的，這麼冷的天氣還出來化緣，你就給她們吧！」女子指指我們。「沒有就是沒有，不然我去拿鐵鎚把二弟的房門敲開，先跟他們借好了！」他一臉怒相，馬上轉身進去找了一把鐵鎚往一個房門敲打，這番情景使我愣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轉頭問盦法師：「要不要制止？我們離開好了！」順勢便要

拉著盦法師離開，可是她卻搖搖頭，表情凝重地示意：再看下去。

「哥，你在做什麼啊？你忘記你辦公桌內有錢啊？不要再打了，門會壞掉！」說著掉頭往辦公桌方向走去，男子一個箭步衝到她面前：「我拿！」接著他小心翼翼地把抽屜開了個小縫，伸進一隻手在裡面摸了半天，經過半晌，好不容易從抽屜裡拿出兩張破舊的百元大鈔，往桌上用力一拍！「拿去！這可是我開卡車辛苦半天才賺來的！」女子接過後向我們點頭表示：你們可以走了！

「謝謝！布施三寶的功德很大。您們在那裡上班？我們坐下來談談好嗎？」盦法師說著並率先坐下，全場的人，包括我在內都有些驚訝，因為它就像即將結束的劇情，突然緊急剎車，又要繼續演出似的。

「這是我們的《香光莊嚴》雜誌與您們結緣，您開車一定很辛苦，可以貼個『南無阿彌陀佛』與大家結緣。這是佛像，佛法中說「三寶」便是指佛、法、僧三寶，佛陀是佛寶，法寶是指佛陀所說的法……」

在盦法師耐心、不厭其煩地解釋「三寶」、「布施功德」中，氣氛由原先的沉悶、緊張轉為溫暖，離開那裡時，他們兄妹二人的臉色已不像初時的冷漠。這番布施的道理，這家人到底聽懂了多少，實在無從得知，但從他們軟化的態度中看來，我深信善根的種子已在他們心中播下。

事後問盦法師：「當時看到那男子在敲打房門時會不會緊張？」「當然會啊！不過我相信護法菩薩會護持我們，只要我們

平等地對待眾生，不論他們如何對待我們，我們都要給他們一個供養三寶、聽聞佛法的機會。」

「可憐」、「福報」；「尼姑」、「法師」；「不屑」、「尊重」，身為出家人的我，要以什麼心情來看待這些感覺，回應這些對待？

「衲衣行乞食，動止心常一；自以智慧眼，觀知諸法實。種種法門中，皆以等觀入；解慧心寂然，三界無能及。」在清楚自己的身分及應有的使命、責任後，依循著佛陀所教示的人生真諦，以智慧行慈悲，才能將佛法從我們的身語意中傳遞出去，盦法師的示現也讓我深深體會到菩薩的精神是平等地對待一切眾生，永不捨棄任何眾生的。但願在往後的日子裡，自己也如盦法師一般，為人說法無有疲厭，在任何一個因緣時空中，以法與眾生結緣。

【法海一味】

只要是沈迷於事物中，不管是正面的或負面的執著，同樣都是囚牢。……只要對生命有執著，生命就會變成囚牢；對生命沒有執著，生命就不再是囚牢。

《生命之囚》，佛使比丘著，香光書鄉編譯組譯，頁二三，香光書鄉出版